

张大中 著

我
经
历
的

北平地下党

華北學生
反創匪叛反內戰大遊行
北平區

中共党史出版社

张大中 著

我
经
历
的

北平地下党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张大中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5098-0143-7

I. 我… II. 张… III. 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史料—北京市 IV. D23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826 号

书 名: 我 经 历 的 北 平 地 下 党

作 者: 张大中

责任编辑: 郭 宏 唐筱菊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62mm×235mm 1/16

字 数: 311 千字

印 张: 21.75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143-7

定 价: 39.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82517249, 82517244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01** 第一章 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土地上
- 15** 第二章 进入敌伪统治的心脏地区
- 29** 第三章 从燕京大学到平西情报联络站
- 44** 第四章 从妙峰山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 54** 第五章 北平地下党工作的新阶段
- 61** 第六章 疏通血脉
——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
- 76** 第七章 输送进步教授和学生奔赴抗日根据地
- 87** 第八章 秘密交通线上遇到的种种险情
- 95** 第九章 宋汝桢和北京大学党支部
- 101** 第十章 策反伪治安军
- 108** 第十一章 安捷和秘密交通线
- 120** 第十二章 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何万生
- 128** 第十三章 我所知道的北京剧社
- 135** 第十四章 北平城里的饶家
- 144** 第十五章 身边走过的烈士
- 153** 第十六章 风雨兼程赴北平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的一次紧急
行动
- 161** 第十七章 第二条战线的揭幕战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175** 第十八章 迎接新战斗
——柳林村写报告
- 186** 第十九章 重返燕园
——开辟国统区中的解放区
- 198** 第二十章 波澜壮阔的抗暴斗争
- 212** 第二十一章 反饥饿反内战
- 226** 第二十二章 连绵不断的冲击波
- 242** 第二十三章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 255** 第二十四章 春风化雨
——一场卓有成效的思想启蒙教育
- 265** 第二十五章 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运动
- 278** 第二十六章 青春的旗帜永远飘扬
——青年突击队
- 292** 第二十七章 更能消几番风雨
——“文化大革命”前后
- 309** 附录一 抓“门前三包”
最后一份工作
- 331** 附录二 张大中同志生平
- 338** 后 记



一、苦难的家乡

我于1920年10月29日(农历九月十八日)出生在山东省德县留智庙镇一个殷实之家。父亲给我取名张埏,字和声。埏是个冷僻字,《论语·八佾》“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广雅·释宫》“反坫谓之埏”,供诸侯饮酒相会时置放酒杯。寓意以邻为友,与人为善。这既反映出家学的渊源,也是身为军官的父亲寄予我的希望。

留智庙镇地处华北大平原冀鲁之交,一条东西大道从中穿过,把镇子分成南北两面,分属冀鲁两省管辖,道南归山东省德县,道北是河北省景县。我出生于道南南街,原为山东省德县籍,1949年省界调整,整个留智庙镇划入河北省,我的籍贯又变成河北景县了。

景县位于河北省东南角,古时为条氏国,秦置郡县,属广川地区,延续到明清,属景州,民国时改为景县。

留智庙镇南距鲁北重镇德州城8公里,北距景州城20公里,东临北运河,西临黄河故道沙河,是从北京通往南方的古御路上的一个驿站。1991年出版的《景县志》上有这样一首御路歌:“彰义门,高又高,大井小井卢沟桥;良乡塔,漫山坡,过了豆店琉璃河;琉璃河,车道沟,过了雄州是郑州;郑州城,一堆土,过了任邱河间府;河间府,卧牛城,过了献县是阜城;阜城县,筒子城,景州宝塔十三层;景州塔,北朝修,过了景州到德州。”当年,留智庙镇设有急递铺,驻有铺卒,每有官府公文,随到随送,奔马疾驰,风雨无阻。镇南口原有驿站的遗址“墩



台”(俗称狼烟墩),入春后满布芳草野花,是我幼年捕蝴蝶捉蚂蚱逮蚰蚰的乐园。

在我的记忆中,放眼望去,广袤的原野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大小村镇。每年秋风乍起,大地一片金黄。

景县纯属农业区,主要种植玉米、谷子、小麦、棉花、大豆、芝麻等。自然条件不好,东南部地势高,易遭旱灾;西北部低洼,盐碱沙荒,沥涝成灾,被称为十年九涝之地。农作物产量很低,亩产一二百斤。人民生活贫苦,常年吃粗粮,挖野菜。当地流传民谣:“景县景县,多灾多难。不早就淹,不淹就旱。不淹不早,还有盐碱。收成几无,缺吃少穿。逃荒要饭,生活凄惨。”留智庙镇是景县的一个缩影,每逢旱灾,禾秧长不起来,连地里跑的兔子都挡不住;颗粒无收,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每遇涝灾,汪洋一片,出村必以舟楫代步。

作为古御路上的一个驿站,留智庙镇在历史上也有过自己的辉煌。来往的商贾行人促进了商业、服务业的繁荣。镇中一条南北大街上,商店林立,骡马大车店、饭馆、肉铺、酱菜园、百货店、盐店、染坊、中药铺、烟叶店,以及贴烧饼的、炸油饼的,应有尽有,俨然是一条兴隆商业街。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津浦铁路通车以后,御路随之废弛,来往商贾行人渐稀渐少,许多店铺关门停业,加之自然灾害频仍,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留智庙镇经济随之日益凋敝。尽管如此,生存的需要仍然使周边百姓光顾每月逢三逢八的大集。特别是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庙会,闻名临近各县。镇中有一个很大的寺庙“泰山行宫”(俗称奶奶庙),赶庙会时,搭棚设摊,商贾云集,形成几个各具特色的商业街或商业区。那里有农副产品、农具、牲畜、百货、布匹、服装、地方小吃。庙会长达20天,乡民来买卖物品、烧香许愿的多达数万人次。每当庙会时,最吸引我的是看戏。当地流行的河北梆子、拉洋片、杂耍、说书,是我最初接触的文化娱乐,也是我最初的启蒙教育。

景县地处冀鲁之交,也是齐鲁文化与燕赵文化的交融之地,既有忠厚礼仪之传统,又有慷慨悲歌之遗风。历史上人才辈出,西汉倡导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北齐文宣帝高洋,以及北魏北齐的高允、高欢、封隆之等原籍景县。现存的文化遗迹:董仲舒出生地大董鼓庄的《景州重修董子书院记》碑,西汉名将周亚夫墓,高、封两大望族的墓群、



北魏时建造的景州塔。围绕这些历史名人和文化遗迹，流传着种种传说，启迪后人修身养性，奋发图强。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景县、留智庙镇地处南北通衢，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冯、阎、蒋之间的战争，北伐战争都被殃及。据《景县志》“仅民国十四年至十九年（1925—1930）”五年间，各路军阀“过境50余次”，每次军阀队伍过境，索大洋、要粮草、抓夫派役，人民不堪重负。在这苦难而动荡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满江红》、《苏武牧羊》、《打倒列强除军阀》等歌曲。

广袤的大平原，憨厚善良的人民，悠久的历史，凋敝的经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给我的童年留下深刻的印记。我真情地爱着她，爱她的一草一木。

二、诗书之家

我的祖上是一个封建家庭。清初住德州城大西门竹竿巷，后迁居留智庙镇，置地建房，安家落户。至清末民初，已发展成留智庙镇上的大户。祖父是当地士绅，据1934年出版的《德县县志·人物志》载：“张明经，字绍文，世居留智庙镇，忠诚孝友，善书能诗，幼年丧父，居家奉母不出，色养并尽者五十年如一日，仿之老莱不为过也。母寿八十余无疾而终，明经丧尽其礼，祭尽其诚，每至令节，虽风雨必亲墓祭，询，可谓孝思不匮者矣。光绪庚子拳匪乱起，京津骚动。该镇为直鲁交冲之地，悍匪溃卒，纷至沓来，远近居民不胜惊扰。明经任该镇保甲局局长，编练民团，指挥教导，率众梭巡，一方赖以平安，乡里咸颂其功德焉。著有师竹草堂诗集，藏于家。子德昌从戎有年，以军功得至骑兵上校，并加陆军少将衔，人称孝义之报云。”祖父善书能诗，但不善理财，家境逐日困顿，入不敷出，靠典卖土地度日。

父亲张德昌，字圜桥，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少年聪颖，读诗书，学有成就。年长后曾设想投考保定武备学堂，因家境困难没有路费终未如愿，就在留智庙镇驻军入伍。始为士兵、文书。这是一支维持治安的地方部队，民国以后，改为山东省第四混成旅，父亲先后任

骑兵营长、团长，驻守鲁西北的博平县。我幼年随父母住在那里。民国17年（1928年）父亲退伍还乡，我跟随父母回到留智庙镇。此时，家中典当的土地已经赎回，计300余亩，算是小康之家。但是在农村经济凋敝谷贱伤民的情况下，生活并不富裕，总算不愁吃穿。

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曾祖母、祖父母都健在，父亲兄弟四人，连子侄辈近20口人。父亲退伍回家后，开初活得相当洒脱，在家养花种卉，特别喜爱菊花。他写书作画，或来往近亲挚友之间，话家常，论诗书，不理家务，更不染指村事。几年后才应乡里之邀，管理本村本地的一些公务。父亲常年在外谋职，见多识广，回乡后自然给这个大家庭带来新鲜空气。父亲对烧香供佛、拜年送礼这些封建繁文缛节很是反感，多次对家人说：“不能都按老规矩办。一个家庭如果什么都按老祖宗定的办也会败落。”他要求孩子们“好好读书，外出谋职才有发展前途。看家守业吃祖宗饭没有出息。”父亲对孩子管教严格，亲自给我讲解《朱子家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讲孝悌忠信之道。每逢过年，父亲书写春联，让我们兄弟贴出。大门总

20世纪60年代，张大中（左）夫妇与母亲（中）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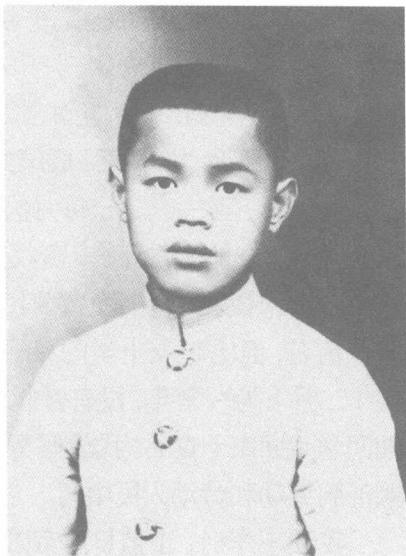


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书房则是“全无后悔惟勤学，各有前因莫羡人”。我对父亲的教导虽不能完全理解，“忠厚”“诗书”“勤学”这些关键词却深深铭刻在心中。父亲1941年逝世，享年60岁。

母亲翟氏也出身于封建家庭，景县常庄人，略通文字。最爱向孩子们讲述岳飞的故事。父母卧室里挂的中堂就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母亲终生操持家务，勤劳善良。她对我关怀备至甚而偏爱。每逢节、祭之后，各屋都要分食供品，母亲总是把她那一份悄悄放在我的碗里。母亲光绪七年出生，病逝于1968年，享年88岁。

父亲的严教，母亲的慈爱，给我无限温暖。我爱自己的父亲、母亲，爱自己的家。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封建的封闭的家庭，少年的我也感觉出它的弊端。首先是以家长制为中心的长幼有序的家庭环境，培养我们成为听大人话、品行端正的好孩子；但是精神受到压抑，个性不能发展，这对我以后的成长有着不利的影响。其次是男女不平等，男孩子能够上学读书，女孩子则不给这种机会。我大姐顺顺长我七岁，没能上学，家庭包办，很早就结婚、生子，1934年病逝，时年刚过20岁。姐姐的去世，令我十分悲痛，以后认识到姐姐纯粹是封建思想的牺牲品。再就是贫富差别社会不公。和我一起和泥、玩耍的小伙伴中也有佃户家的孩子，我亲眼看到他们住着低矮阴暗的土房，吃的是粗粮野菜，大人终年劳动，却过着贫困的生活。这些对社会的初步感性认识，在以后读了鲁迅、巴金等进步文艺作品和革命论著之后，就比较容易上升到理性认识，逐步树立改变旧的社会制度的信念。

我五六岁时父母教识字，八岁开始读私塾。这是本家诚德堂办的家馆，请了一位姓陈的老先生，学生都是张家的孩子，先后有六人。我和张书珍（新中国建立后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终生从事教学工作）年龄相近，学的是同一种课程，从“人、手、刀、尺”学起，学习五年，读了《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陈老先生管教很严，教学方法主要是死记硬背。老先生讲，学生背，背不好就打手板。为了怕打的学习必然是生吞活剥，但是毕竟认识了不少字，描了红，临了帖，练出一手工整的书法。同时也记住了很多章节，多年后还可以脱口而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



少年时代的张大中

乎？传不习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见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告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滕文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儒家思想在我幼年的心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讲信用的人，做一个宽容的人，做一个报效祖国的人，是我幼年时期对人生的认识。

1933年初，我考入山东省德县县立第四高级小学（全县共五所高级小学）。小学所在地阁上村，是个20余户的小村庄，村中有一座大庙，小学就设在庙中。次年升级为完小并迁至8公里外的大屯村。大屯村村民400余户，校舍由村东头关帝庙改建，学生除本村外一律住宿。

三、飞出笼子的小鸟

从私塾到完小，我有一种小鸟飞出笼子的感觉。天空辽阔了，空气



新鲜了，身心自由了。课程是全新的，方法是全新的。几十名同学生活在一起，课余时间打篮球、打乒乓球、下棋。全新的生活激发了我的上进心，我自觉努力，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不久就成为班上的好学生。老师评价我“学得活，成绩好”，鼓励我再接再厉。

学生都是农家孩子，每月伙食费不交现金交粮食，一半做主食一半折菜金。交什么吃什么，麦收交麦子吃馒头，秋收交玉米交谷子吃窝头吃小米饭。副食早晚咸萝卜，中午熬菜或拌菜，很少肉食。现在看来很清苦，但比起没上学的孩子已经是求之不得了。学校从正月开学到十二月末为一学年，没有暑假，麦收放麦收假，秋收放秋收假，放假期间学生回家干农活。我放假帮家里看场、晒粮食、摘豆角、采苜蓿，融汇到劳动和劳动人民中间。

我读小学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省，攻进山海关，我军奋起抵抗，爆发了长城抗战。我的小学也不平静，校方把地图、报纸和图片展览出来组织同学观看，进行抗日爱国教育。组织同学排队到附近村镇游行，手持三角小旗，张贴抗日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三省”“不做亡国奴”“抵制日货”等口号。每逢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政府签署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五九”国耻纪念日，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上海中国工人的五卅惨案纪念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国耻纪念日，学校都举行纪念活动。

我的大哥张堃，字友声，从济南省立高等第一师范毕业后，就在四小任教，1928年5月3日“五三惨案”时，他正在济南读书，他在四小给学生上历史课时，用亲身所闻所见的事实向同学们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他把中国地图贴在黑板上，指着地图动情地说：

“我的祖国就像一片桑叶，被帝国主义列强一块一块蚕食了……”他含着热泪讲，我和同学们含着热泪听，讲台上讲台下方哭声一片。大哥利用课上课下的一切机会，在同学们的心田播撒爱国主义的种子。

学校每周一上午举行“纪念周”，由校长带领背诵孙中山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公民课上也讲解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当时，我尚难完全理解，但民权、自由、平等这些

词汇令我感觉那么新鲜那么富于吸引力。我竟然在班上争起自由平等来。

有一天下大雨，教国文的于老师没来上课，让全班白等了一个课时。同学们议论纷纷，我就此事写了一篇作文，大意是老师要学生不迟到、不旷课，自己却随意缺课，同学们很不满意，还谈什么自由、平等？于老师看了作文，把我叫到宿舍，解释说他家距学校十几里路，雨太大，路被冲断，绕了很远才赶到学校。于老师没有批评我，还激动地掉了眼泪。我承认错怪了老师，向老师道了歉。联想起过去私塾老师动不动就罚站打板子，我从于老师身上切实感受到了真实的自由与平等。

四、理想的破灭与求索

1935年，我15岁时考入山东省德县中学，当时山东全省只有12个省立中学，德县中学建于1929年，依建校先后为序，定名山东省第十二中学。1934年改为德县中学，仍为省立。校舍位于德县城内大寺街的永庆寺。该寺是全县最大的庙宇，占地20余亩，大殿为礼堂，后殿为食堂。西院辟为图书馆，东西两旁修建了几排教室、宿舍，门前辟有一个运动场，有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学校的条件在当时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德县县城是个拥有三万多人的小城市，称为鲁北重镇。德县中学是临近各县唯一的省立中学，恩县、平原、夏津及河北省的景县、吴桥、南皮等十几个县的学生都来报考，考取很不容易。我来自农村不很富裕的家庭，知道能够到城市里读书已是很不容易了，这就促使我发愤图强，至少不能落在城里同学的后面，甚至暗下决心要一个个超过他们。

校长孙青山是留美归国学生，教化学。教师大部分是清华大学、齐鲁大学毕业生，教学水平很高。我明白这样的学习条件来之不易，无论如何要珍惜。我认真听课，努力理解讲课内容，认真完成作业。我把“闻鸡起舞”写在小纸条上贴在床头，激励自己早起晚睡，迎着寒



风，踏着晨霜，背单词背古文背公式背周期表。我的举动被同样有早起习惯的孙青山校长撞见。有一次回家，父亲对我说：“在县里开会见到你们孙校长，他说张培肯用功、成绩好，将来能成德县的人才。你可要加倍努力，不辜负校长的期望。”听了这话，我倍受鼓舞，自然是越发努力。

学校的图书馆让我大开眼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冰心、郁达夫、蒋光慈的著作排列在高高的书架上。读了鲁迅的作品，让我联想起家乡的现状，更加感到封建统治的黑暗落后；巴金作品中的青年为了反对封建势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进行斗争，令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进步作品不仅让我学到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让我懂得了追求真善美、痛挞假恶丑，追求真理、追求进步。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父亲希望我做工程师，说修河工时省里派来一位工程师，别人办不到的事情他能办，有了本事社会用得上，自己生活也好。这时再看到学校刻在一个影壁上的题词：“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要立志做大事，不立志做大官”受到很大启发，工程师不就是这样的人嘛？我暗下决心做一名工程师，设想初中毕业后报考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实现自己的志愿。

但是，在国难当头的年代，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却难以实现。从升入中学那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华北，华北危急、平津危急。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引发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德县中学也从当地驻军请来教官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和国防教育，做投身抗日战争的准备。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作为鲁北要冲的德县形势骤然紧张了。中央军开过来，和当地驻军合兵一处，在德县外围挖战壕修工事。从津浦路南下宣传抗日的平津学生路过德县，给当地镇民学生作报告，动员参加抗战。当时宣传日本是小国，我们是大国，不要很长时间，我们就会打败日本取得胜利。我当时完全相信这个道理，甚至想象日本鬼子连德县也占领不了我们就把它消灭了。然而严酷的现实粉碎了我的幻想。9月26日，隆隆的日本飞机突然出现在德县上空，我清楚看到机翼上画着红白膏药旗。飞机投下一排排炸弹，县城内爆炸声此起彼伏，房倒屋塌一片惨状，平民死伤600余人。10月3日，日本侵略军铁甲车炮击

德县小西门，打开缺口，冲入城内。我第八十一师的一个旅奋勇抵抗，进行了惨烈的巷战肉搏。终因无后续支援被迫撤离。

德县沦陷了！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我的心。我做工程师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了。

日本侵略军占领德县后，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不断传来日军成批杀人纵火烧掉整个村庄的消息。我跟父亲说：“我想随军南下，参加抗日。”父亲打量着我瘦弱的身板说：“你还小，连自己的生活都照顾不好，随军南下，你能干什么？等长大了再去吧。”我心里不服，但是自己又没有投军的联络办法，无奈只得暂且留在德县。

这时的德县，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地狱，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特务流氓横行；妓院、大烟馆泛滥，社会沉沦，百姓挨饿。县城各个城门和重要路口都设置了军事岗哨，拉着电网，架着机枪，挑着刺刀，飘着膏药旗，日本鬼子出出进进耀武扬威。中国人经过岗哨，必须向日本鬼子深鞠躬。有一次我经过岗哨，眼瞅着同胞百姓一个个被逼迫低头鞠躬，心里充满了屈辱感，就瞅空子溜了过去。不巧被迎面走来的鬼子兵看见，上来就是一枪托子，把我打个趔趄，又强摁着我的脖子给他鞠躬。还有一次，我们在德县中学操场打篮球，日本鬼子闯进来在操场上搭台，准备摔跤比赛。我们不肯让出操场，继续打篮球。日本鬼子嗷嗷叫着，飞起砖头打我们。我们跟他们理论，他们对我们拳打脚踢。

此仇此辱实在忍无可忍，我决计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地挨下去。

我和校友孟仙洲（孟宪瀛）、李元（盖士贞）、高深（李世德）、沈同（韩玉珩）、赵景镇等悄悄传递日本鬼子的暴行和抗日消息，决心投身抗日，探求参加抗战工作的途径。

我想到北平、天津的学生曾经组织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又听说天津的英法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到那里有可能找到抗日组织，投身抗日斗争。





五、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夏,我考入天津英租界的工商学院附中高中。这是法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此时天津也已沦陷敌手,但是日军尚未占领英法租界,而是派特务进行暗中活动。地处英租界的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在1937年天津沦陷后,每天坚持在校内升中国国旗,表示中国人誓死抗日的决心。1938年春,赵天麟校长被日本派遣特务暗杀身亡。同处英租界的工商学院附中,地下抗日活动不少。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正在看书,看到从宿舍门缝塞进什么东西,急忙打开一看,是一张抗日宣传小报。我注意到有两个同学抗日情绪特别明显。一个是同寝室的王振鸿,黑瘦,精干,鹰一样锐利的两只眼睛总是在搜寻什么。我们宿舍东邻日本人设在天津特一区的一个货场,里面堆满了日本人从华北各地掠夺来的棉花,打成方方正正的垛包摆放在那里。我们的一个同学用弹弓打过去一个火球,点起了熊熊的烈火,我们看着真叫痛快!

王振鸿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一个星期日,我有事回宿舍,看到他和他弟弟在画什么,赶过去一看,是在画法国桥(今天津和平桥)的结构图。我说,你们想炸桥?他们有些紧张,说“别嚷!”他们的这种反应证明了我的猜想。

我的同桌赵恩沐(桑平),体格健壮,红脸,长发,一身蓝布大褂,一双踢白了头的破皮鞋。他热情洋溢,乐于和人交往,身上张扬着那个时代热血青年所特有的勇敢与执着,公然把革命书籍堂而皇之地摆放在课桌上。他的行动也同样令我由衷地敬佩,我们一起交谈抗日形势和社会理想,谈得非常投机,很快成为好朋友。有一次放学后他发现他抱着一个书包又返回到教室,我随意问:“你抱的什么好东西?”说着好奇地伸手一摸,感觉硬邦邦的好像是一块刻蜡纸的钢板。放学后悄悄翻开他书桌,发现有一本刻印的刊物《灯塔》和一些抗日宣传品。次日等到下课同学走光,我叫住赵恩沐很严肃地说:“为什么有些事情你不告诉我?”

“你指的是什么事情?”赵恩沐不解地问。